

笑苑摘英

——古代笑话译注——
顾之京

宁夏人民出版社

44799
G125

笑苑摘英

——古代笑话译注

顾之京

宁夏人民出版社

笑苑撷英——古代笑话译注

顾之京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7 $\frac{1}{18}$ 字数：128千 插页：2

198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0册

统一书号：7157·407

定 价：0.62元

序

韩文佑

顾之京同志选辑历代笑话一百多则，加上译注，为《笑苑撷英》，让我写一篇序。我读了她的《论我国古代笑话的思想和艺术（代前言）》，其中关于笑话的渊源、思想内容、艺术特点以及现实意义等，阐述得已很详尽，再添序言，不免蛇足；姑且就其“前后左右^①”说几句话。

《史记·滑稽列传》在正文前郑重作了一段议论，认为入传的三人“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有助于治化，可以和六经连类而言。在《太史公自序》里，对滑稽也给以很高的评价。具有艺术真实的笑话和一时遇事而发的滑稽并不等同，性质上却多有一致之处；笑话的意义和作用也不限于“解纷”，这在《代前言》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论述。

但从《滑稽列传》中可以看出两点来。一是太史公是对滑稽予以严肃评赞的第一人，这里固然显示出史公的卓识，而其前提则是滑稽本身所具有的积极作用。笑话亦然。二是与先秦诸子——其中《孟子》后来又升格为“经”——史策记录民间寓言或笑话^②的同时，宫廷里也出现了滑稽（《孟子》和《滑稽列传》所记之淳于髡同时，《孟子》里记录了他们二人曾有过两次对话）。一在草野，一登庙堂，却仿佛是孪生兄弟。不管是巧合还是必然，总之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撷英》里还选录了《百喻经》^③，这引起我的一段回忆：

之京同志的尊先君顾羨季（随）先生，一九五四年曾在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的前身）讲授一门《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佛典翻译文学》课程，编著一份完整的讲义^④。其中选有《百喻经》故事两则。现在之京同志从笑话的角度增选为十五则，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这较为少见而又颇有意义的古代译品，这是《撷英》的特点之一。佛教教义是另一问题，这里不谈。但佛经译本在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方面，从体制、题材、手法、语言直到思想内容，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包括消极方面的）都决不容忽视。在比较文学上，它也占有席位。《撷

英》和《痴华鬘》^⑤同样采用了“除去教诫，独留寓言”的办法，是很可取的。

还有一件，也是往事。大约五十年代末，我在课堂上印发了几十篇文言短文，便于同学们课外练习标点译注之用，兼以稍扩眼界。其中有一条笑话，是《笑得好》里的“老虎诗”。之京同志最近在通信里说，当时她觉得那个笑话有意思，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古代笑话的原文。那么，二十多年前的那一点文字因缘，也许是她今天编选这本书的外因之一吧？我那时不过一时兴到，考虑得很不周密；她却是花费了很多精力、时间，从大量资料中披沙简金，使读者“食肉勿食马肝”，实益溶于趣味之中，同时吸收，却避免了任何副作用。编选者的用心和辛勤译注是很可感的。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夏于天津西湖村

①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文苑”：“夏竦字子乔，幼学于姚铉。铉使为《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示铉。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铉喜曰：‘可教矣。’”刘熙载《艺概》卷三引用了这一条。我对姚氏的教法和刘氏的评语很不以为然。即使学作以铺张为能事的大赋，这

种买椟求珠、故意拉长篇幅的办法也是毫不足取的。我这篇序未能免此。

②寓言和笑话有时很难截然划分。着重其劝谕或讽刺的内容方面是寓言；着重其表面荒唐谬误之处则可称为笑话——这当然不是说可以一笑了之，笑之后有许多道理是值得思索的。取义不同，归类可异。

③有金陵书画社一九八一年底影印本。

④这份讲义在《河北大学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上重新刊布。体例和取材，与常任侠先生的《佛经文学故事选》（上海古籍社一九八二年新版）同工异曲，相得益彰。

⑤见鲁迅先生《集外集·痴华鬘题记》。

论我国古代笑话的思想和艺术

——代前言

我国古代的笑话，是拥有最多的读者和听众的文学形式之一。它在民间广泛地流传着，以后经过文人的搜集、记录、编辑而保存了下来，这中间，也不断有文人动手创作一些笑话。如果追溯到最早的话，先秦时期的某些寓言故事，可以说是古代笑话的渊源。例如我们所熟悉的“揠苗助长”、“守株待兔”、“郑人买履”、“南辕北辙”等等，都具有笑话的一些特点。但是这些故事在当时还不是独立成篇的作品，而只是诸子散文或历史散文中为了说明某一问题而被引用的流传于民间的短小故事。到了三国时期，开始有了记载笑话的专集——魏国邯郸淳所撰的《笑林》。以后，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两代，随着市民文学的兴盛，文人搜集、记

录、编撰、加工的笑话集大量出现，成为古代笑话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我国古代的笑话，有着丰富的蕴藏量，在思想和艺术上也有相当的成就，是古代文学遗产中不容忽视的、值得批判地继承的一份宝贵财富。但是在过去，对古代笑话的重视和研究是不够的。而今，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在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里，研究、整理、总结古代笑话这份珍贵遗产的工作，也应提到日程上来了。

产生于封建时代的笑话，绝大部分是从劳动人民的爱憎出发，反映了我国古代广阔的社会现实，它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在我国文学史上闪现着异彩。

古代笑话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表现在它对封建官府的黑暗与腐败给以无情的揭露。

封建社会的衙门官府是地主阶级统治、欺压、剥削劳动人民的机构，为了加强和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主阶级总是把自己的统治机构打扮得堂堂正正，威严肃穆。古代笑话挑开了蒙在封建官府外面堂而皇之神圣不可侵犯的外罩，暴露出其中种种的黑暗与腐朽。有一则古代笑话曾直刺封建官府是个“有天没日头的所在”（《有天没日》），描绘了在这

个黑暗所在作威作福的一群腐败无能、贪婪成性的文武官员。《官读别字》和《堵神助阵》就分别勾画了文官武官的丑态：文官问案，不识文字，武官射箭，从不中的。从这两个文武官员的昏聩无知，自可窥得封建政治的腐败。

难得的是古代笑话所揭露的不仅是这些官吏，它还揭露了封建皇帝、卑琐无聊的精神世界。《雪诗》写北宋哲宗末年“躁怒不怡”，左右大臣将“谁把鹅毛满天扫，玉皇大帝贩私盐”这两句诗献给哲宗解闷，果然引得哲宗大笑。这则笑话显然是出自文人手笔，从作者的主观意图看，他当然没那么大的胆子去讽刺本朝皇帝，而是意在讽刺诗句的荒诞不经、鄙俗可笑。那两句诗固然可笑，但更重要的是这则笑话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皇帝的内心是那样空虚，生活是那样无聊，这是较之那首诗更值得讽刺的。这则笑话的意义也正正在此。象《雪诗》这样的作品，在古代笑话中虽然数量极少，但却是值得重视的。

这几则笑话对封建官府和统治阶级的揭露虽然还只是几个侧面，但地主阶级封建国家的腐朽本质已经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了。

古代笑话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也表现在对达官贵人的贪污和掠夺给以尽情的鞭挞。

封建社会的达官贵人虽然昏庸不才，但在贪脏受贿搜刮民财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他们的贪污勒索，五花八门，层见叠出。明代有一段笑话说，百姓来告状，官吏说“好事来了”，连忙下厅深深地给告状的作揖。问这是为什么，官说：“你不知道，来告状的便是我衣食父母！”（《衣食父母》）这实在是官吏们贪脏枉法的一段绝妙自供。他们既然看到的是钱，想到的是钱，哪里还会去管是非曲直呢？这些官吏们见了钱，就连有利于本阶级的法律也顾不上了，当然更不用指望他们替没钱的百姓说上半句好话。在这些贪官污吏手里，所谓法律，在金钱面前是要退避三舍的。

封建官吏贪财搜刮是地主阶级自私自利的剥削本性所决定的，他们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带有神话意味的笑话《剥地皮》，就讥讽了无休止地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他剥光了地皮，连土地神都无处栖身了，不得不在他任满时随他一同回乡。可想而知，贫穷百姓还能有容身之处吗？这则笑话把封建社会的悲惨现实显现在我们面前。

更为可笑的是这班贪官污吏“既要作婊子，又要立牌坊”：一只手举得高高的，打出清廉正直的招牌；一只手伸得长长的，无休止地到处捞钱。这就更加引起人们的厌恶和唾弃，编出不少笑话进行

嘲讽。《誓联》就是其中一则：县令大堂上的对联是“得一文，天诛地灭；听一情，男盗女娼”，而贪贿依旧，毫无顾忌，原来他是“所得非一文，所听非一情也。”这则笑话活画出了貌似清廉的赃官贪赃枉法的丑恶嘴脸。

搜刮钱财贪得无厌是尽人皆知的封建官吏的通病，是封建社会的不治之症。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官吏”与“贪污”之间简直可以用等号连接起来。古代笑话之所以对此揭露得最为淋漓尽致，就是因为劳动人民饱尝了贪官污吏残害的苦头，对此深恶痛绝。明代撰录笑话的名家冯梦龙在《古今谭概》的“叙”里说，“牢骚郁积于中而无路发摅”，就要编讲笑话了，这的确是很有见地的观点。

古代笑话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还表现在对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斗争给以热情的歌颂。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斗争。古代笑话没有把劳动人民的形象描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歌颂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这是古代笑话的难能可贵之处。

人民痛恨官宦富豪之家满口仁义道德的假象，早就认清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实质，因而就要

揭穿他们的假象，暴露他们的本质。《喷饭录》中有一段《文献世家》，主人公以类似“文字游戏”的手法，巧妙地挖苦、揭穿了京官“文献世家”的假面，还原他“献世”（现世）的本相。鲁迅先生曾说：“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是为揭穿了假面。”（《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揭穿京官的假面，正是促使他倒掉的有力的一击。更为难得的是，主人公不惧怕京官的淫威，在京官的叫骂声中，一次、再次、三次地进行着斗争。

如果说这则笑话还是在背后向达官贵人进行斗争的话，《讨饭》一则就是农民与富翁进行的一场面对面的较量了：富翁不顾乡人死活，利用荒年重利盘剥，大发横财。笑话的主人公利用富翁的愚蠢和贪心，向富翁献借一桶粥还两桶饭之计，机智地戏弄了富翁，不仅诅咒了富翁今世和后世要靠“讨饭”过生活，而且，也是更重要的，他使富翁借以发财的满囤陈粮，在高利盘剥的过程中，变成了顷刻之间就要霉烂发臭的桶桶米饭，从而使他的家财化为乌有。聪明的主人公使愚蠢而又贪心的富翁上了圈套，使倍受剥削的农民舒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

在这些对地主官僚所进行的斗争中，闪烁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火花，激励着古代劳动人民

不屈的斗志。尽管这些笑话所反映的反抗和斗争，并不是大规模的、惊天动地的群众性的起义和暴动，但这毕竟是历代人民反抗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有力地显示出我国人民从来不甘心屈服于黑暗势力的统治，具有反抗与斗争的光荣传统。

古代笑话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又表现在对人民内部的迷信和无知给以善意的劝讽。

明代的《笑林》里有一则笑话，讲一个迷信的人，墙倒被压时还要看一看“今日可以动土吗？”

（《风水》）讽刺了酷信风水缺乏科学头脑的人。神权是封建时代束缚中国人民的四条绳索之一，而神权之所以能够施展威力，正是由于人们的愚昧。

《风水》令人信服地说明：人们虽然希求神佛赐福保佑，但是信风水、讲迷信并不能消灾免祸，相反，只能束缚人的手脚，作茧自缚，自食苦果。这段笑话在讽刺“酷信风水者”的同时，宣传了破除迷信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我国古代流传着不少勤奋好学刻苦读书的故事，这些故事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史上的美谈。因此，在学习中自以为是、浅尝辄止自然就成为古代笑话讽刺的内容之一。笑话《万字》讽刺了学会“一”、“二”、“三”，就自以为学得了的少年。知识、本领靠学习获得，满足于一知半解，正

是最可怕的无知。要认识知识海洋的广阔，永远保持旺盛的求知欲，就是这则笑话所揭示的深刻的主题。

古代笑话讽刺了人民身上某些落后的东西，是不是对古代劳动人民的诬蔑？不是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军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古代笑话除讽刺封建地主阶级以外，并没有隐讳劳动人民的某些落后面，这是科学的态度。而且，大多数产生于民间的笑话，它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对不同的讽刺对象，态度也不同。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讽刺大多是辛辣无情的，它嘲讽贪污的官吏，引起人们切齿痛恨，嘲讽官场上的吹吹拍拍，引起人们的鄙夷；而对人民落后面的讽刺则是风趣的、善意的，是忿其不悟，怒其不争，目的在于克服落后求得进步。更何况劳动人民的某些落后面，往往是统治阶级愚民政策造成的，讽刺落后，促使进步，客观上也正是对统治阶级施行愚民政策的回击。

古代笑话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远不止于上述，诸如封建官场上令人肉麻的溜须拍马，地主官僚们令人喷饭的笨拙无知，僧道巫师弄虚作假的诈骗术，道学先生装腔作势的酸腐气，都尽收于古代笑话这面“宝镜”之中；就连那些脱离实际的形而

上学的思想方法以及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各种不正的文风，在古代笑话中也都有入木三分的描绘。可以说，古代笑话有如一块未经琢磨的璞玉，它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正待读者和研究者去挖掘。

毋庸讳言，产生于封建时代的笑话，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如有的笑话嘲笑劳动人民的贫困，或流露出对妇女的轻视，也有的含有庸俗无聊甚至黄色的内容。因此，我们在给古代笑话以应有地位的时候，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笑话与其他文艺形式的不同处在于它是要引人发笑的，而把教育的、战斗的作用寓于“笑”中。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笑话为了要引人发笑，在它反映社会生活方面也就有着与其他文艺形式不同的艺术特点。

“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这是鲁迅先生论讽刺的一句名言，这也正是笑话不同于其他文艺形式的一个特点。笑话所反映的内容往往不是生活中确有的事情，甚至是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但它却必须有现实生活作依据，是生活里千真万确的实情。如笑话《医驼背》，讲的是一个医生

自夸能使驼背“即刻笔直”，他用两块大板夹住驼背人，两头用粗绳捆紧，再用双脚在板上用力地跳，这么一治，驼背是直了，可人也死了。这样的事在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但它含有实情，它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生活中不顾客观规律、不讲方式方法、一味蛮干的人的影子。因为它并非曾有的实事，所以它新颖、奇妙，能引人注目、引人发笑；因为它确系实情，所以它寓意深刻，能发人深思。并非实事与确系实情本来是矛盾的，但它们在笑话里却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缺一不可。专看重前者，只能构成荒诞不经的笑谈，成为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专看重后者，就大大束缚了笑话创作者的手脚，笑话题材大受限制，笑话寓教于笑的作用也就难于发挥了。

用违反生活逻辑的情节引出深刻可信的道理，是古代笑话的又一突出特点。一般来说，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决不能违反生活的逻辑。而古代笑话则不然。它常常是把本来并无关联的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全不符合生活逻辑的情节，但是它能由此而引出一条深刻而且可信的道理。《有钱者生》就是这样的一段笑话：“园翁种茄不活，……老圃曰：‘每茄苗一株，旁埋铜钱一文，则活矣。’园翁问何故，答曰：‘汝不闻有钱者生、无钱者